

国家艺术杂志

新民晚报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19年10月29日 星期二 第856期

| 本版编辑:丹长江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xmss@xmwb.com.cn

17



书至画为高度，画至书为极则

守正求新的韩天衡

◆ 刘曠林

10月31日，“守正求新——韩天衡艺术展”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南2、南3厅开幕。

己亥金秋，因录制《画坛对话录》节目，师生同到上海采访韩天衡先生。此日，适逢他荣获上海文化杰出贡献奖，真为他感到高兴，他却不露声色地只忙着为国博的展览做最后的准备。

“刀不离身”笔不离手

走进他如巨墨般有分量的艺术馆，不仅看到了他琳琅满目的篆刻，还看到了他的书、画、文、论诸多方面的成就及丰富的收藏，就如他的人一样，宽厚地立在你面前。韩天衡说他四岁练习写字，六岁学治印，十几岁时试写诗文，三十五岁再学画，一人道就不是单打一。人称他是篆刻、书法、绘画、理论文章、艺术鉴赏的通才并非虚语。我们从韩天衡的家世、师承和海派的文脉谈起，知道他的启蒙教育与美育的密切关系，他的小学老师竟是梁启超的学生，教课文像讲故事一样，成为他永远抹不去的美好回忆。所以从小就觉得读书之重要，他说：“多吃多占的只有读书”，读书比写字刻印对韩天衡的影响更大。可以说韩天衡不仅是“通才”，而且善于将多种学问打通，其《豆庐十论》认为：“艺术贵打通盘活，骨骼、肌肉、血脉、神经、穴位，辩证为用始为活且通。艺术的各个学科和门类像一只大马蜂窝，如若持之以恒，由约而博地把紧挨着的书、画、诗、文、印等蜂穴的薄壁打通，必能左右逢源，产生神奇的复合化学效应。”

书画印文 相互影响

在韩天衡的展厅里漫步，我们思考讨论着他的书、画、印、文之间的相互影响，相互联系，最后宛如登上峰头观赏日出那般，在小小方寸之间的印章上豁亮起来。那印学是他的高峰和闪光点，在博学基础上于约深研，方可得闳约深美。韩天衡通过撰写《九百年印谱史考略》《豆庐十论》《篆刻病印评改200例》，历时15个春秋编撰《中国篆刻大辞典》，历时50年撰写《中国印学年表》，通晓的是历史，是通变规律，也是他攀登篆刻艺术高峰的基础。韩天衡继承了邓石如、吴让之、吴昌硕等艺术家“以书入印”的艺术理念，由书法走进了篆刻大门。他进一步师法方介堪、方去疾，将草篆书体尤其鸟虫篆取之入印，辅之文思画意，遂得另辟蹊径，独上高楼。他以刀法之刚柔婉转

和章法之虚实阴阳，形成了个性鲜明的“韩式印风”，为当代篆刻艺术作出了独特贡献。

鸟虫篆是起源于商周，盛行于春秋战国的一种特殊文字，这种书体曾以错金文形式出现在兵器、礼器，乃王朝皇族专用文字，自周秦两汉以后基本上不再沿用。至20世纪20年代，方介堪以鸟虫书入印开一新风，80年代以后通过韩天衡等数位篆刻家之手再度复活。那是古代篆书里的美术字，是用很多动物的图案组成的字的线条，然后形成篆刻的文字。韩天衡博研这上古文字，弘扬其殊美，在那弧形的曲线美的流走中，把写实因素抽象化、图案化、情感化，在刀笔运行中分朱布白，使之具有特殊的画意。韩天衡的鸟虫篆里面掺着很多从生活当中感悟的艺术词汇，又将龙夔虫鸟等活生生的物事加以概括、提炼、浓缩、变形，使之成为篆刻的语汇，虚实、粗细、方圆的变化中尤具流动、洒脱、瑰丽、自如之美，笔笔有刻刀金石之力，满幅飘逸有龙飞凤舞之韵，于印坛独标一格。久久为功，他于耳顺古稀之际或已进入“随心所欲”之自由状态。2001年上海APEC会议以其20方印为国礼，后又特邀为北京奥运会治印“同一个世界”，为世博会奏刀，刻“城市让生活更美好”大印，这一切并非偶然，他将历史性的主题词刻入了金石，国家也对其篆刻艺术作出了历史肯定。他刻下了历史，历史也刻下了他。鸟虫篆的篆刻既得益于书法和水墨画，其篆刻又对韩天衡的水墨画和书法有一定的影响，其画中之鸟那特殊变形更为其特有符号，或

者说那画与书又反过来滋养了篆刻。尤其对花鸟画的热爱，对花鸟画的研究，是那么自然地与鸟虫篆的造型、情趣、内涵相融通，天人合一一般地合为一体。其画与书、与印的联系除技法、造型关系之外，更因为笔墨之精妙均出于中国文化之慧根。它们相辅相成地互相推助，内化营养，升华其品格，形成了海派绘画中独特的自我风格。此正诗心文胆全面修行之合力，此正中国书画的笔墨与文化联系的整体观，诚如李苦禅先生所言：“书至画为高度，画至书为极则”也。

不忘初心 “不逾矩不”

韩天衡从艺七十周年，退而不休，耐得寂寞，书画撰文不辍。他坚持创新，不忘初心，相信“当寂寞走到尽头时，往往就是灿烂呈现之时。”三登泰山后而治印“登山小记”“老大努力”。其展览更以“不逾矩不”为题，颇耐人寻味。“不逾矩不”，引自孔子的“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“矩”是人的道德行为准则，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讲，矩是艺术之规律。无视准则违背规律不可能入门，但最后还要逾矩，不逾矩则不会突破。艺术也许是承受“束缚”，再勇“破束缚”，或者说不断入矩、逾矩、再进一步“破矩”的通变历程。时代在前进，艺术要“观照时代”，又要进入“从心所欲”的艺术自由境界，仍然需要诗心文胆的学养吗？已获大名之后，还能“不忘初心”耐得寂寞吗？“不逾矩不”之说有否定之否定的哲学内涵吗？韩天衡留给自己也留给我们一道思味无尽的课题。